



东南都市报

2014年4月20日 星期日

编辑：林华奇 组版：陈鸿燕

# 付诸明日清风

范爱侍的传奇故事



范爱侍和妻子的合影。（翻拍）

## 4 患难与共的贤妻

妻子是他最放不下的人。

直到今天，范爱侍还完好地保存着当年的结婚照。70多年前，他俊朗秀逸，她貌美恬静。老伴虽然已经去世21年，他还时常想起其身影，如在眼前。

妻子是受父母之命所娶，这段姻缘，差点儿被他拒绝。

那是1933年春，当时才18岁的范爱侍正在宁波念高一。母亲寄来家书，说为他物色了一名得意学生，“秀外慧中，为人善良，家境清白，是父母心中最好的媳妇人选。”

这个叫谢文菊的女子，他只在小时见过一面，这个时候对她已经毫无印象。他回信说，“功课繁忙，无意于此。”但最终，拗不过母亲的苦口婆心，他复信同意了。

抗战爆发后，范爱侍就读的南京金陵神学院停课，镇海也遭到日寇的海空袭击。

后来，范爱侍患上了肺结核。在上海避难的未婚妻对他悉心照顾，无微不至。

患难见真情，她的贤惠，就是这样一点点被发现的。1944年，两人喜结连理，这时候距离他们订婚已经过去了11年。婚后，他们先后生养了4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一家人生活虽然清贫，却也其乐融融。

可惜，这种举案齐眉、红袖添香的生活太短暂。范爱侍知道，“右派”的帽子对家庭的打击，他更清楚，这一跳对家庭意味着什么。那个时候，5个孩子最大的只有13岁，最小的才1岁。

之后的岁月，更证明了妻子的贤惠。多年以后，范爱侍一直在说，果然是母亲看上的人，“女先生”眼光就是准。

那年冬，范爱侍被迫搬离工作了13年的开明堂，一家七口蜗居在一位信徒让出的一间民房里。

他被下放到各地劳动改造，常常多日不能回家。一天晚上，大约8点多，他拉着空车回张斌桥酒厂。在酒厂前的河边，他把车一放，走下石阶洗脚。

适逢无月之夜，四周一片漆黑。他抬起头来，忽见岸上有两个人影，正张望着他。他不禁一惊：莫非有人在监视？

睁大了眼睛，他这才认出，岸上二人原来是妻子与长女，她们带着一罐小菜找到厂里，路上忽见河边停有一辆手车，便过来张望，终于相遇。多日未见牵挂的家人，他悲喜交加，泪水夺眶而出。他牵着她的手，岁月沧桑，患难情深。

那些年间，抚养5个孩子的重担全落在了妻子肩头上。女儿范美珊回忆说：“那时母亲在南大路新街口服务站劳动，月工资16元，还给附近的单位洗被子，取件、拆被、洗涤、缝合、送达，每条收取费用0.25元。晚上，她还在灯下缝制手套，拣回丝……”

说到这些，范爱侍总有些伤感，“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她什么都得干，我当时身体那么糟，却活到了现在，她啥毛病没有，却走得那样早，何尝不是当年累的呢。”

## 膳食与健康惠民行动进宁波 特制粗粮免费发放

免费申领：0574-27858620 27858740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居民的饮食习惯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高脂肪，高蛋白，高糖”等高热量的食物大量摄入，导致三高类疾病呈普遍现象。为了提高居民合理膳食的健康意识，改变“大鱼、大肉”的饮食习惯。由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膳食与健康惠民工程推广委员会十多位营养专家，根据人体健康必须的营养标准和当今城市居民多病体质，酸性体质等精心研制的五谷杂粮。

特制五谷杂粮由“莲子、薏米仁、燕麦”等22种五谷杂粮精制而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B1、B2以及人体必需的钙、铁、锌等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是人们健康不可缺的生命要素。通过多吃粗粮，改变膳食结构从而达到健康。

粗粮惠民工程已在宁波启动：首先向宁波

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免费发放20天的特制粗粮（限夫妻）。通过申请，由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待确定的受益者将免费获得180天粗粮供应。

**免费领取条件：**（1）本市常住居民；  
（2）申领人年龄必须大于60岁；（3）持本人身份证件。特制粗粮宁波发放800份，目前仅余最后600份。每天领取量达到80多份，很快就要领完。先报先得，望符合条件的老年朋友尽快申请，领完即止！！

**报名电话：**  
0574-27858620  
27858740



## 5 忍受22年的冤屈

1957年，北京新侨饭店顶楼，范爱侍退了一步，挽回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一退，却换来了22年的屈辱。

北京被批斗后回来，他继续在杭州、宁波接受批斗，随后到宁波北郊路基督徒坟山劳动，任务是把2000余座坟墓拆平。

时值大跃进，天天晚上加班“放卫星”，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用撬棍、铁锹，把一座座坟墓拉倒。

若隐若现的灯光下，白骨森森，不时有骷髅从坡上滚下来，滚到脚下。

多年后，他与后辈提到这事，还是让人汗毛直竖。后辈问他，不怕吗？他说，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你既然选择了生，就必须要去承受生的代价。

大炼钢铁期间，他在甬江酒厂劳动，日间搞运输，晚上敲矿石。当时没有碎矿机，只能手工敲打：把大矿石碎成小块，投入小高炉。晚上上人各一条小凳，坐在室外的地面上，左手按矿石，右手拿小榔头敲矿。因为睡眠不足，边敲矿边打盹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的人睡着了还在敲，结果小榔头打在指头上，皮开肉绽。

养鸡、放牛、犁地、挖田、抬枕木，铺铁轨……无休止的劳动改造致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肺病不时发作，经常咯血，但都不敢声张，勉强支撑。

他渴想，早日摘掉“右派”的帽子，却是遥遥无期。

1966年，“文革”开始，作为“右派分子”，范爱

侍又成了“牛鬼蛇神”，处境更加艰难。

一天早上，他正在厨房烧水，妻子买菜回来，脸如土色，说见到一张大字报，揭发宁波有名的纱厂资本家中抄出美金200元，被游街示众。

妻子想起来，家中也有一些美金，那是范爱侍一个外甥女抗战胜利后从香港托人带给她的。这些美金，既不能使用，又不能存银行，也无处兑换，只好藏起来。

“还是把它烧了吧。”他们痛下决心，揭开煤球炉盖，把一叠美金投入其中。

除了美金，街坊到处还传出：水井里，湖西河边，不断有人把金银饰物投弃其中。财富成为一种罪过。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文革”中期，范爱侍在煤球厂劳动时，又被人带走了，独居一室，吃饭、上厕所都由人看守着。

事情的起因是他的妹妹从香港托同乡带来一些衣服及钞票，因而与范爱侍有了第一次接触，他就此惹上“间谍”的嫌疑。

整整2个月，他天天写交代材料，但又写不出啥东来，调查人员也没查出问题。他本以为可以回家了，却被带到了看守所。12人一间，里面还有个死刑犯，双脚日夜锁着铁链。

其间，他们多次被装上大卡车，驶往市区“一中”的操场上接受批斗。这次关押，长达一年半。

## 6 一切都会有补偿

1978年，范爱侍终于清白了，自由了。但是，他已经63岁，从年富力强变成鬓发花白。

在很多人眼里，历经20多年的磨难，何况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这辈子只能安度晚年了。

但范爱侍不这样认为。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英语潜能被人发现，帮忙翻译了好几本英文书籍，之后被聘任为英语老师。

很快，他重拾自信，生活对他露出了微笑，他又重新开始了“右派”之前的事业。

早在1949年，宁波解放，33岁的他作为当时宁波教会中最年轻的牧师，出席了同年9月5日召开的“宁波市各界人民第一次代表会议”。

这是范爱侍的第一次参政，印象特别深刻。他记得，参会的共产党军政人员不分级别，全都穿灰色军服，戴解放帽、打裹腿、穿布鞋，口袋里带有一本笔记本和一支有布套子套着的钢笔。好些人还带着竹鞭烟管及烟丝袋。开会时，会场上不时出现敲打烟嘴除烟灰的“嗒嗒”声。

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家卫国运动。他组织基督教信徒，举行了颇具规模的反美爱国大游行。

队伍从体育场东大门出发，沿北大路往南，至中山

东路折东。一路上，“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声此起彼伏。在范爱侍的回忆里，他当时的心情真的就是“雄纠纠气昂昂”的。

接下来，他肩头的担子更加繁重：1956年中国基督教第一次代表会议，他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委员。同年，宁波市基督教代表会议召开，他当选为宁波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尽管这一切到1957年戛然而止，但时隔22年，他又回来了。

1979年4月，百年堂重启，范爱侍重上讲台。他还记得，那天他讲的题目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勉励大家向前看，从挫折中站起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重新举起来，奔走前程。

之后，范爱侍恢复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

会委员的身份，后历任宁波市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副主席、宁波市基督教协会会长、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浙江神学院院长等职，还是政协宁波市委员会第七、八届特邀委员和第九、十、十一届常委，直到8岁才正式退休。

范爱侍多次赴京开会，只要有空，他都要顺道前往北京新侨饭店。他说，那是他重生的地方。如果当时选择了逃避，他就背上了“抗拒改造”的臭名，平反昭雪时已经尸骨无存，除了徒增寡妻、孤儿们的血泪伤痛，别无意义。他由此经常勉励旁人，人生道路，要勇于面对现实。遭遇逆境，务必要保持清醒镇静。任何是非曲直，终必分明，切莫灰心绝望，怨天尤人。

20多年间，他翻译了《福音书探源》、《荒漠甘泉》等多部英文名著，还在香港出版了《自然啊，您姓什么》等著作。

如今，98岁高龄的他依然笔耕不辍。去年，一本10多万字的回忆录印刷出版。

他有条不紊地过着每一天，并没有因为年岁的增长而放弃对生活细节的追求。我们采访他的那天，范爱侍戴着灰色的毛线帽，衬衫外套了件羊绒衫，还特意打了条笔直的红领带。拍照的时候，他坚持要换一套更上镜的衣服。

我们惊讶于他身体之硬朗，思维之敏捷，但老人说，他曾饱受疾病的折磨。

年轻时的他原本身强力壮，中学的时候，蓝球、标枪、百米赛等科目都是优。不幸的是，抗战爆发，四处逃难，还感染了肺结核，病情稍好时又被打成“右派”。过度的劳累导致病情复发，常常边劳动边咯血，后又出现黑便，诊断为胃肠道大出血。

晚年，他又出现肝区囊肿、胆囊炎急性发作，曾先后三次手术。他还曾被怀疑患了癌症，但始终查不出詳情。退休后，他出现过腹水，先后两次抽出几百毫升。尽管疾病缠身，他却奇迹般地过来了，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

也许，挺过了种种粗暴和残忍之后，剩下的路，就是清风明月细浪拍岸了。

我们问他，“这一生有什么心得？”

老人笑笑，先是冒出了一句英语：never mind（不在乎）。他说，把人生中的得失、成败、毁誉、荣辱等等，看得淡泊些，乐于饶恕、宽厚待人，再大的事都可以付之一笑。

另外，他说《圣经》里有一句话，他从年少时就铭记于心：“I will restore to you the years that the locust hath eaten（我必将蝗虫吃掉的年成补给你们）。”他的理解是，人生道路遭遇各种逆境，切莫丧失信心，命运不会永远亏欠你，一切都会有补偿，只要你愿意迎头赶上。